

同治九年四月初十日奉

上聖鑒訓示謹

分派各省前經派充出使各國大臣

杜有約各國辦理中外交涉軍機

欽此

欽此

欽此

大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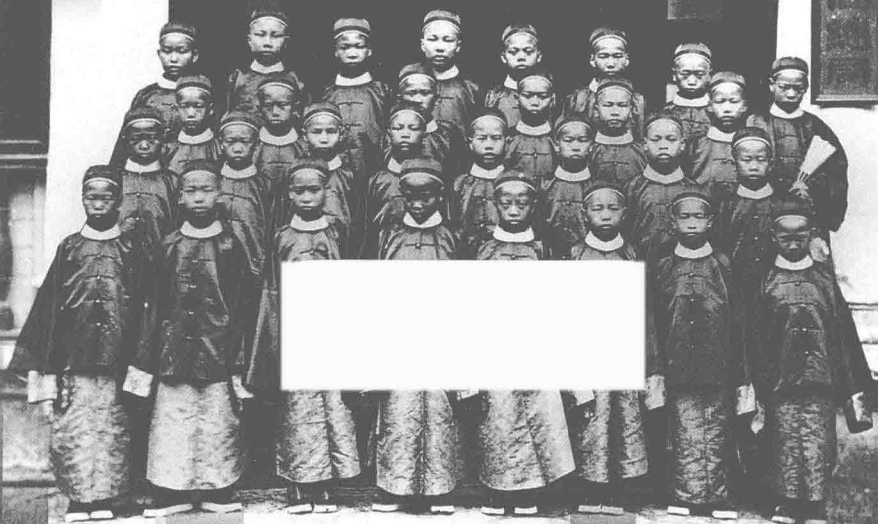
留美幼童記

修訂版

錢鋼
胡勁草 著

Chinese Educational

Mission Students



中華書局

- 責任編輯：蕭健
- 英文翻譯：胡勁松
- 封面設計：梁冠傑
- 版式設計：高林
- 排版：黎品先
- 印務：林佳年

大清留美幼童記

著者

錢綱 胡勁草

出版

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

香港北角英皇道 499 號北角工業大廈一樓 B

電話：(852) 2137 2338 傳真：(852) 2713 8202

電子郵件：info@chungtwabook.com.hk

網址：http://www.chungtwabook.com.hk

發行

香港聯合書刊物流有限公司

香港新界大埔汀麗路 36 號

中華商務印刷大廈 3 字樓

電話：(852) 2150 2100 傳真：(852) 2407 3062

電子郵件：info@suplogistics.com.hk

印刷

陽光印刷製本廠有限公司

香港葵涌安業街 3 號 新藝工業大廈 6 樓 G、H 座

版次

2003 年 11 月初版

2009 年 5 月增訂版

2014 年 7 月全新修訂版

© 2003 2009 2014 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

規格

特 16 開 (230 mm×170 mm)

ISBN：978-988-8290-42-0

目錄

引子 *Long, Long Ago*

第一章 容闈的夢

禾田裏的「A、B、C、D……」

「我們一定 Win (贏)，因為我們有 Ming (閱)」
醒來是痛苦的

「發威馬齊！」

當老書桌被搬動

有一個姓「蒲」的美國人

我像夜鷹睜開眼睛

把這份奏摺載入史冊吧

淚水在母親的眼中打轉

第二章 Old 新大陸

驚濤三萬二千里

開足馬力的年輕國家

溫暖的康涅狄格河谷

「孩子們，睡覺的時間到了！」

孔夫子在美國

去和馬克·吐溫的女兒跳舞

一封寫給女生的信

Centennial·百年紀念世博會

第三章 歸去來兮

在美國第二古老的中學

《中國之未來》

大學生

耶魯賽艇舵手鍾文耀傳奇

「功夫要上學學習，規矩要不可變更」

召回

在避難山教堂的鐘聲裏

「凱蒂！你可願意繼續與我通信？」

「爸！——」「媽！——」

大清廣東香山縣官學生譚耀勳

「逆子」容揆

第四章 大清之卒

李鴻章的這十年

「潑海旌旗熱血紅」

瘴氣浮動的山間

太監拉火車

「大象」與「猴」

荔枝飄香的軍艦

留學生大戰

末日目擊者

第五章 命運激變

流亡者容闕

「慈禧變法」

袁世凱重用「留美幼童」

「你忠實的詹天佑」

為華人權益而戰——李恩富

大臣唐紹儀

「皇上萬歲！」「憲法萬歲！」

新世紀留學潮

中華民國第一任總理

尾聲：Boys，永遠的幼童

後記

附錄 一百二十名留美幼童名錄

引子 *Long, Long Ago*

一張奇異的照片，以及它和摩理臣山、壽臣山、羅便臣道、皇仁書院的關聯

Tell me the tales that to me were so dear,

Long, long ago, long, long ago.

Sing me the songs I delighted to hear,

Long, long ago, long ago.

請你給我講那親切的故事，
多年以前，多年以前。
請你給我唱那動人的歌曲，
多年，多年前。

——美國民歌 *Long, Long Ago* (《多年以前》)

這是他們的歌——我們可以肯定——這首曾流行於美國的 *Long, Long Ago*，是這一羣身穿緞袍、拖着長辮的中國孩子曾經聽過和唱過的歌。

一個多世紀以後，當 *Long, Long Ago* 已然成為幾乎所有中國「琴童」的練習曲時，我們看到這張奇異的照片。它像是從大海的深處浮出水面，背後的故事雖已模糊殘缺，撲入眼簾的情景卻依然鮮活：那些怯生生的眼睛，那些緊抿的嘴唇，還有被優雅地握在手裏的摺扇。

他們有一個共同的名字：「留美幼童」。

公元一八七二年八月十一日，農曆七月初八。這批年齡在九歲到十五歲的少年，在上海登船出發，目的港是舊金山。從一八七二年到一八七五年，大清王朝先後派出四批共一百二十名官費留學生，遠涉重洋，踏上美國的土地。

「留美幼童」的故事奇異而曲折。

他們是文學巨匠馬克·吐溫 (Mark Twain) 和斯陀 (Harriet Beecher Stowe) 的忘年朋友。他們曾受到南北戰爭的英雄——總統格蘭特 (Ulysses S. Grant) 將軍的接見。他們曾親眼見證了一個神話般的時代：目睹貝爾 (Alexander Graham Bell) 等人發明電話機，目睹留聲機在愛迪生 (Thomas Alva Edison) 的手中出現。

他們中的五十多人，曾進入哈佛大學、耶魯大學、哥倫比亞大學、麻省理工學院等美國著名學府。在這些大學的檔案館，至今還保存着他們的入學登記卡、照片和簡歷，甚至他們贈給同學的留念冊。

這原本是清政府訂立的一個長達十五年的留學計劃，但是進行到第十年，終因遭到強烈反對，半途夭折，功虧一簣。

「留美幼童」被「召回」後，經歷了從晚清到民國初年幾乎所有的重大歷史事件。他們中的一些人在一八八四年中法海戰、一八九四年中日海戰中陣亡；一些人成為中國鐵路業、電報業、採礦業的創始人，他們有的是李鴻章的幕僚，有的是袁世凱的顧問；一些人成為清政府的大臣，他們中間出現了中華民國的

第一位總理。

然而，多年以來，除了「留美幼童」中的詹天佑——他作為中國鐵路開拓者——的故事為人熟知，其他卻語焉不詳。一百二十名幼童留學美國的故事，在中國大陸湮沒無聞。

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人們終於可以讀到重印的《西學東漸記》(My Life in China and America)。從幼童留美計劃的倡議者和實行者容闈的自傳中，「留美幼童」的故事浮現出來。湖南嶽麓書社還出版了諸多晚清文獻，披露了幼童赴美的史實。

它使人們對這段歷史發生興趣：清政府是如何作出這個決策的？幼童們在美國經歷了甚麼樣的生活？他們回國後走過了甚麼樣的路？他們有甚麼樣的歸宿？

也就在這時，從很難覓見的台灣《傳記文學》雜誌中，大陸學者知道了「留美幼童」研究者、台灣旅美學界高宗魯的名字。

一九七二年十月二十五日，在美國紐黑文(New Haven)任教的高宗魯先生投書《紐黑文記事報》(The New Haven Register)，感慨中國幼童留美的歷史已過去整整百年。意想不到的，他的短文引來一位特殊讀者的來信。來信人海倫·華納(Helen N. Warner)女士說，她的祖父在當年曾是中國幼童詹天佑的小學校長，她父親是詹天佑的好友，家中還珍藏着照片。「我的驚喜非筆墨所能形容」。高宗魯先生這樣回憶他在華納女士家看到京張鐵路工程照片冊的心情。

在高宗魯先生的努力下，這批珍貴的圖片和二十一封「留美幼童」的親筆英文信回到中國；而高先生從此就把追尋研究容闈和「留美幼童」的歷史，作為畢生的事業。他積三十年辛勞，穿寒涉暑，四處尋訪，年逾古稀仍筆耕不輟；他的書齋，如同「留美幼童資料庫」。他譯註的《中國幼童留美史》(China's First Hundred) ([美]拉法吉著)和《中國留美幼童書信集》於一九八二年、一九八六年先後在台灣出版。其中「中國留美幼童書信」曾在《傳記文學》連載。

從高宗魯先生的著作中，我們知道了更多的熱心搜集「留美幼童」史料的美國人。他們有亞瑟·羅賓

遜(Arthur G. Robinson)、托馬斯·拉法吉(Thomas Lafargue)、金(P. Kihn)女士……

羅賓遜是民國初年到過中國的一位美國牧師，他研究中國「留美幼童」的論文，至今保存在紐約公共圖書館；他把他搜集的諸多原始資料慷慨提供給另一位研究者、華盛頓州立大學教授拉法吉。

一九四零年，拉法吉來到中國，他拜訪了數位當時仍健在的「留美幼童」，獲得珍貴的資料，回國後寫成有關中國「留美幼童」的最早的英文著作 *China's First Hundred*。

在「留美幼童」曾經生活過的美國康涅狄格(Connecticut)州，州歷史學會和州圖書館珍藏着留美幼童的史料：照片、書信及有關的剪報。州歷史學會的金女士為此幾乎付出了半生的心血。不識中文的她，在她工作的數十年裏，幾乎查遍當年馬薩諸塞(Massachusetts)州和康涅狄格州的報紙，搜集有關中國幼童的資料。她整理的中國幼童個人資料卡片，是親筆一字字寫出的，和各種剪報資料一起，裝滿兩大紙盒。二零零二年秋天，當我們面對從「Kihn's Box」(金的資料盒)中取出的滿桌卡片時，不禁對這位已在養老院裏的老祖母充滿敬意。

是的，我們也終於如願以償，來到美國尋找「留美幼童」的足跡。二零零二年，在康州三一學院教授藍夢林(Patricia M. Thornton)女士的熱情幫助下，我們應邀到哈特福德(Hartford)訪問，研究課題是「幼童留美教育計劃」。不久，我們的攝製組來到美國，為中國中央電視台(CCTV)拍攝製作紀錄影片《幼童》。我們在幼童曾經就讀的學校，看到他們當年的成績冊，看到了幼童曾經參觀過的美國建國百年世博会的遺址。我們甚至找到一百三十年前「留美幼童」住過的老房子，看到了幼童寄居家庭的女主人的日記。

我們還發現，有更多的美國學者在研究「留美幼童」史實。莫沁(Anita Marchant)女士(康州三一學院)的論文，使我們更細緻地了解到「留美幼童」生活的社會環境和文化環境。從羅賓(Chris Robyn)先生(香港中文大學)的論文中，我們讀到了他所發掘的有關「留美幼童」的更多生動故事。

「留美幼童」的故事，像一件珍貴瓷器的千百碎片，散落在中國和美國。在幾乎整個二十世紀中，因為有這些對中美關係歷史、對中國現代化歷史懷有熱情的朋友，因為所有探尋者的共同努力，一百二十個

幼童的形象，在我們眼前逐漸變得栩栩如生；故事的輪廓，被一筆筆勾勒清晰。

二零零三年三月，我們來到香港。「留美幼童」的導師容閱，少年時代就讀的馬禮遜學校(Morrison School)當年就坐落在摩理臣山(Morrison Hill)。中華民國第一任總理、「留美幼童」唐紹儀和其他幾位幼童，赴美前曾就讀香港中央書院(Government Central School，後改名為皇仁書院)。一些「留美幼童」或者本人就是香港人，或者晚年定居香港。「留美幼童」周壽臣是香港著名的華人領袖，黃竹坑有他的故居，壽臣山以他的名字命名。「留美幼童」梁誠，曾任中國駐美國公使，在他的努力下訂立了著名的「庚子賠款留學計劃」。他晚年居港，寓所在羅便臣道。周壽臣和梁誠都為香港的發展做過貢獻，梁誠生前留下的文獻資料，至今還保存在香港大學圖書館。還有「留美幼童」中惟一的新聞工作者和作家李恩富，晚年也定居香港，並在香港逝世。

歷史就在我們的眼前，觸手可及。在香港，在上海，在北京，在美國紐約、巴爾的摩、費城、奧斯汀……我們見到了容閱和「留美幼童」中許多人的後裔。容閱的第五代孫女，一個可愛的小姑娘，還用牧童笛給我們吹奏了十九世紀的美國民歌 *Long, Long Ago*（《多年以前》）。

多年前的故事，親切而憂傷。

第一章 容閔的夢

Now you are come all my grief is removed,
Let me forget that so long you have roved.
Let me believe that you love as you loved,
Long, long ago, long ago.

你已歸來我憂愁全消散，
讓我忘記你漂泊已多年。
讓我深信你愛我仍如前，
多年以前，多年前。

——美國民歌 *Long, Long Ago* (《多年以前》)

禾田裏的「A·B·C·D……」

有人講，如果沒有容閔，中國遲早也會派遣學生出洋，但即使會派，也不會這樣早，更不可想像會有「幼童留美」這樣的奇想。容閔個人的傳奇經歷，釀成了「留美幼童」這樣一個破天荒的事件，所以，容閔是這個故事的源頭。

容閔的家鄉在廣東省珠海市南屏鎮，和澳門僅一水之隔。今天，站在珠海一側的海邊，澳門的主教山、媽祖閣和澳氹大橋歷歷在目。而在澳門沙梨頭向北望去，珠海的行人樹木同樣清晰可辨。從前珠海屬香山，那時澳門早就有葡萄牙人聚居，特殊的地理因素，促成了香山人和西方人的長時期往來。香山在閉關鎖國的年代，一度成為晚清僅有的一扇沒有關閉的窗子。這就是為甚麼，容閔會成為中國最早的畢業於美國著名大學的留學生，而由他帶到美國的一百二十名幼童中，竟有三分之一是香山人！

一八三五年，七歲的容閔，被父母送到澳門一間由普魯士人郭士立(Gustaf)夫人辦的學校唸書。他的兄弟都在舊式的私塾讀書，父母獨獨把他送進「西塾」。香山一帶的人已經看見，和外國人的來往正日益頻繁。父母希望兒子將來能當一名和洋人打交道的翻譯，改變貧窮的命運。

容閔眼前的一切是這樣陌生：海港裏帆檣如林，在大火後殘存的聖保祿教堂大三巴牌坊巍然矗立。碼頭上隨處可見來自異國的水手、牧師。他驚愕地望著他的老師郭士立夫人——這是他第一次看見西方女人，只見夫人軀幹修長，唇薄顴闊，煙碧色的眼睛深陷眶中，身穿有泡泡袖的白色長裙，飄飄若仙。

容閔是最小的學生，郭士立夫人讓他住進三層樓上的女生宿舍，不和男生雜處。容閔自然垂涎樓下男孩們有追逐嬉戲甚至出門上街的「自由」。一天，他偷偷溜出門，看到碼頭邊泊滿小船，忽然生出了出逃的念頭。幾個年齡比他大的女孩，也正想「逃出牢籠」。於是，「得同志六人」，相約逃跑，他們請船民把他們載回海對面的家。不料，被嚴厲的郭士立夫人發現，她立即僱船，奮力追趕。逃者是雙橈舟，追者是



◀ 沒有容閱，就沒有「留美幼童」這個美麗而憂傷的故事……

四櫓船，容閱等人很快被捉拿歸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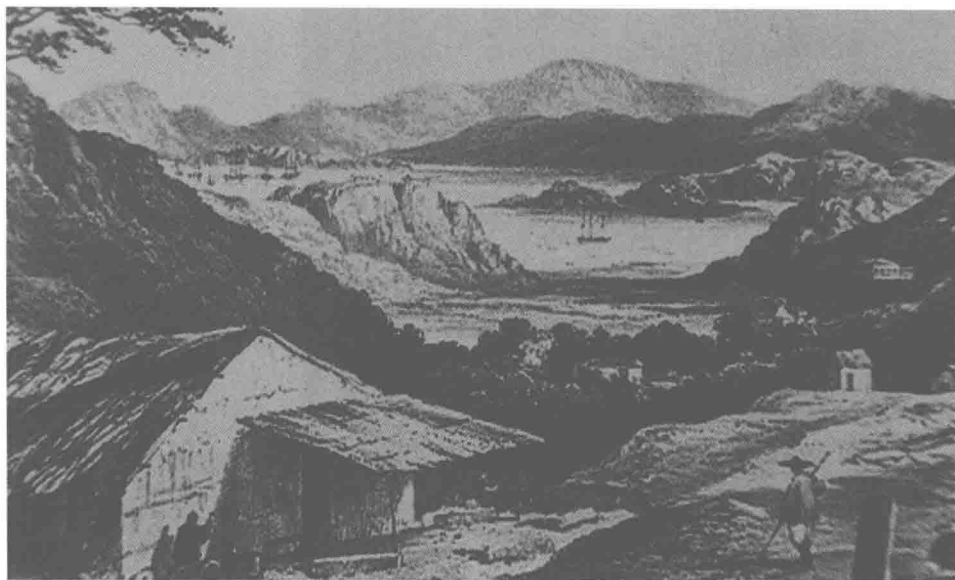
郭士立夫人命令這一名小男生和六名女生排成一行，巡行全校。晚課後，又在課堂中設一張長桌，命罰站一小時。容閱居中，左右各三名女生，每人都頭戴尖頂紙帽，胸前掛一個寫「逃徒」的牌子，如同越獄的罪囚。七名「越獄者」已經羞愧得無地自容，郭士立夫人仍意猶未盡，使用對孩子最嚴厲的懲罰——當着罰站者的面，故意將薑餅和橙子分給其他的孩子，讓他們津津有味地剝食。

可是不久，容閱開始習慣了這裏的生活，喜歡上這所學校的功課：算術、圖畫、英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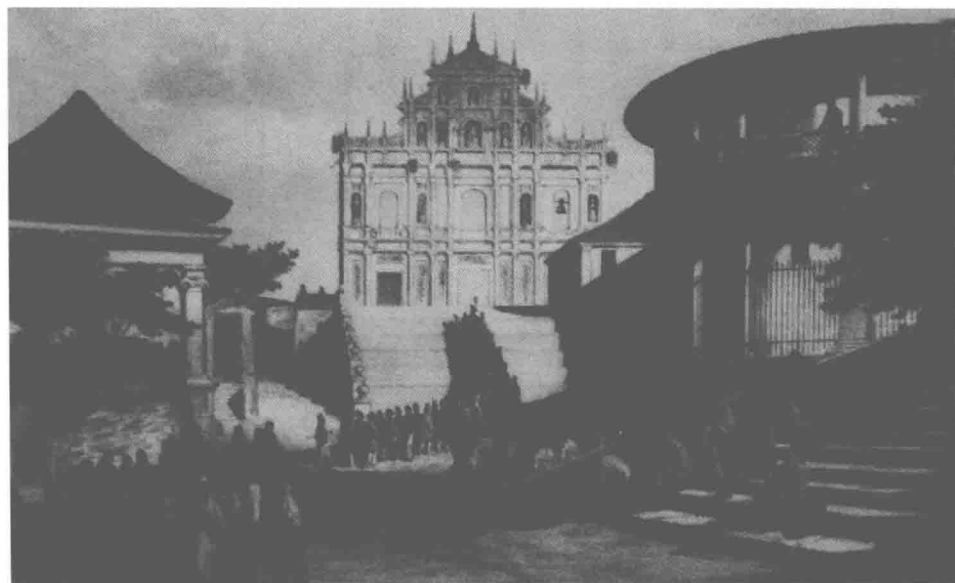
郭士立夫人辦的是一所女子學校，容閱就讀的，是校內附設的一個男生班（「男塾」），這是當時正籌備中的「馬禮遜學校」的「預備學校」。

馬禮遜（Robert Morrison）是倫敦佈道會（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派到中國的第一個傳教士，最早的《聖經》中文本就是他翻譯的。他死後，在華英國人成立「馬禮遜教育會」，該會每月撥出十五英鎊，資助郭士立夫人在澳門辦學。

在中國和英國開始交惡的一八三九年五月，郭士立夫人辦的「西塾」停辦，容閱回到村裏。不久，父親去世。在這個貧寒的家庭，捕魚的大哥成了頂樑柱，容閱每天走



▲ 早年的香港摩理臣山



▲ 西方畫家的寫生讓我們看到容閱讀「西塾」時的澳門